天府廣記

天府廣記卷之十一

宗人府

宗人府在皇城之東吏部衙門之上坐東向西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秩正一品二十三年改為宗人府設宗人令左右宗正掌宗族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之事初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左右宗正周王楚王左右宗人及建都北京永春侯王寧洪熙宣德武定侯郭玹署事正統三年始建府西寧侯宋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故仁宗貴妃弟崇禎五年壬申推掌印以近

代多用部尉諸戚畹太康伯張國紀輩起而爭之然竟用郡尉
宗已非而推復力爭仍用都尉蕭婦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
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闕付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
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編入玉牒至二十
世後照例續添永為定式下字俱用五行偏傍者以火土金水
木為序惟靖江王府不拘

孫清宗人府題名記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和睦宗親族
之事制以親王之長主領府事於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
左右宗人階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任之凡玉牒派演支庶親
疏立綱請明章奏文移必關牒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

諸司之首職在祖訓及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可備考永樂初太宗文皇帝定都北京宗人府為行在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正宗人諸員皆缺洪熙宣德間罷親武定侯郭玹掌署府事正統三年始建府治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南案六行在二字以駙馬都尉與宗族兼攝掌之自是遂為定制矣

玉牒始于宋大中祥符其制旁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乃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謂者為屬籍編年以繫帝系而

載其曆數及朝廷之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明之玉牒至嘉靖重修其總圖倣古史世表之法以橫格分
代數列書其名代而各派所出之子孫則逓書於各派之下
仍餘丁方以俟續書其首以帝系為紀有雖係後出而在藩
封及國初加封為王者俱不以加書于帝系之前有長出而
殤追授封號者唯冊內載之不以列于首蓋從礼部之議也
礼部臨云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內閣題玉牒事竊臣
等為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係朝廷重事其制不敢不
倍加詳慎其旧牒內有事当釐改者理合開具上請臣等看
得第一冊內側有總圖除載天潢世系於首所以表帝王之

統合同氣之觀也切聞世代未遠人數本及有紙一面列書代代而以珠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但近年以來宗派當樹已倍於前其數不下累萬幾仍用前制不惟紙狹不足倚載而字跡微渺珠線紛亂難以尋檢不無遺漏混淆之弊況將來天支寫代愈難增續臣等竊意略倣古史世表之法以橫格分代數而列書其名氏於上其各派所出子孫則從而連書于各派之下庶世次不紊一覽可見仍餘下方以俟後來增入臣等又思濬玉牒之修專以帝系為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位在藩封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於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

恭太子棠懷王栄沖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不敢列於前于
前供所以尊帝統也其無所考如潁陽等王則仍書之又壽
春王與祖之長子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乃仁祖之長子太祖
之兄也供在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南昌
王之後也以太祖之堂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旧蜀以
列于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文之後亦所以尊帝統也

明太祖自叙世德碑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
通德鄉上世以來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
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伯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四人初一公

初二公初三公初四公凡四子初一公配王氏為祖考妣有
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祖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户僉非
土歷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棄田廬携二子迁
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十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営
家泗上貿田治産以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鍾離縣
其後困丕鍾離居先伯考惟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
意鄉里人稱善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
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陳氏泗州人長重四公
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桀其字也先迁鍾離後代
辰年先伯公有孫六人亦興以来相継寝没先先重四公有

子曰文正令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業者父兄因其自
幼疾捨入皇覺寺中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
出贅劉氏其祀湮溺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
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瀧厥
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為朱巷人宗
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謁宗
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族父兄昆弟四十
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
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右
盛世墓在朱巷惟先祖塋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

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開府為基本之地貫鄉郡爲屢歲征伐拓境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有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上護國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國夫人先祖考稱大夫江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祗謁隴上焚香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宜行孝令勉建建事功匪由已能寔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闡報恩三代並爲功以遂子孫省之至頌書曰作善者善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体祖宗之心猶德存仁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于是脩譜以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按明緒本顓頊周諸侯國於邾漢司空朱浮裔太祖不肯冒附名族惟以所知德祖為始祖其見道于唐漢遠矣

明帝系高帝二十六子懿文太子秦愍晉恭王太宗周定王楚照王齊庶人潭王魯荒王蜀獻王湘獻王代簡王肅莊王遼簡王慶靖王寧獻王岷莊王谷庶人韓獻王瀋簡王安惠王唐定王郢靖王伊厲王皇子楠太宗四子仁宗漢庶人趙簡王四皇子仁宗十子宣宗鄭靖王蘄獻王越靖王襄憲王

荊憲王淮靖王滕懷王梁莊王衛恭王宣宗二子英宗景王

英宗十子憲宗榮王三皇子許悼王德莊王秀懷王崇簡王

忻穆王吉簡王徽莊王景王一子懷獻太子憲宗十三子悼恭

太子孝宗岐惠王益王衡恭王雍靖王　王八皇子汝

王涇簡王榮莊王申懿王孝宗二子武宗蔚悼王睿宗二子

岳懷王世宗世宗八子哀冲太子莊敬太子穆宗景王穎殤

王薊哀王戚懷王均思王穆宗二子神宗潞王神宗五子光

宗福王惠王桂王瑞王光宗二子熹宗愍帝莊烈帝愍三子

皇太子子永王定王

諭傒許止承帝系不可畧蹤臣僚負史局執事神廟熹廟兩

朝纂修之役淂于皇考寔録大綱目涉手欽反覆裁定尤加
詳核務以為本朝寔録一書即古帝王本紀史家編年遺意
也其間提綱振目最重且大莫若聖作明述世系相傳之際
故總紀之則父子母后之倫書之必其倫分紀之則兄弟同
宮異寢之序書之又必其明惟明且倫乃為寔録此定体也
以臣觀于皇考改録世系狭畧不爲可解此不可以为代闕
文傳疑後世臣積慮于中欲陳已久今請為皇上備陳之而
加裁察焉 臣謹按原録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
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孝和皇后此出熹廟存生之自所当
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皇考第二子生命

某名孝和皇后出追封懷獻王後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十五日皇考第三子生命某名母選侍王氏出後三十八月庚戌十一月十六日皇考第四子生命某名母選侍李氏出此諸王于逆生之日所當書也追至我皇上厥亂龍興之瑞孝純皇后捫天懷日之祥亦實在萬曆庚戌閏則聖母氏族所自出封號所自除錄中國自書其我皇上振教之年聖誕之日命名之典潛邸之號錄中尤自當表明蓋必如是而後倫倫而序明可以見皇考當時前有為之作後有為之述後宮多倪天之媛五葉肇承乾之胤賢子聖母麟趾之美麻王母芮當之綏福昭代武烈誠可以光示于天下萬世無窮也亦必

如是始見我皇上帝王之最奇天命之攸歸三代以來所未有而昭代二百餘年所僅見也乃臣所閱改錄則考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與潛邸之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更考以聖母以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而且偏及諸王之生與所出之自花萼相耀之美鶺鴒並飼之仁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所書者止三十三年乙巳皇考第一子而已夫皇考寔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上實有四兄而何以竟遺其三臣不能解也且臣同官之震孟所言此改錄所筆為者也筆為而不信天下萬世猶得按其筆而正之若今臣所言此改錄所削為者也削為而不書則將

使天下萬世讀皇考寔錄者謂聖躬之誕降果何辰謂聖后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華萼輝映者又果几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具晦而不辨也臣所謂不可解者此也或者謂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録雖不書而萬曆三十八年皇 第五孫之生當以書之也臣則曰自仁率親上而至于祖自義率祖下而至于禰祖廟尊而遠禰廟親而近以明〻天子不大書于禰廟皇子之列而附書於祖廟皇孫之列此何可為訓也又或為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録即不書而天啟初年皇五弟之冠婚冊號當以書之也臣則曰父子相傳

之謂世兄弟相傳之謂及從由一本之繼体須辨兩宮之各乳況冠婚冊號及成立以後之典礼誕降禎祥乃哲命初生之本原本原早已不著典礼何自而加以明明天子不發揭其天錫岐嶷之始而誰見于藩邸皆封之列又何可為訓也若此者其在當日筆則筆削則削果無心耶抑有心耶其無心也是玩帝系而輕削之不可訓也其有心也是褻帝系而故削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原錄雖不藏史宬然關當日之史臣掌挈而藏之閣中矣皇上試命典籍提取詳加展覽此段紀載原錄有是乎無是乎原錄而有之則原錄宜復也原錄而無之則改錄可以不補也況原錄之成在皇上潛

即之日而統系之詳慎如此及改錄之歲在皇上御極之初而統系之慢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抑宮闈更有大典今日不容不著明者孝元貞皇后皇考之元配也迺青宮承飾之春則當以萬曆三十年二月書大昏以正始迺副禕揄狄之冬則當以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書辭御以正其終而今錄勿書也天下後世考皇考元配之始末者將何徵也孝和皇后熹廟之所鍾慶也在承華懸矢之辰業已于萬曆三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矣景殿鸞茵之夕亦當以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書辭御以著有卒而今錄又勿全書也天下後世考熹廟鍾慶之始末者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

后之辞御日月已载祀典而其年亦不著於録中此又所当
詳载者也臣所謂撮紀之欲其倫分紀之敍其明者此也撮
之今日之録本紀編年之意徵而提綱振目之法泯義例不
向所輕重筆削不遠所綴急而臣于皇考寔録尤独着詳者
則以列圣寔録祇取当年之行事分着于本年之條目而遂
可倫一王之書皇考寔録必以一月之紀载倫舉四朝之大
綱而後可成一代之史此臣所以積慮於中欲陳已久不能
不為皇上備悉之而仰祈睿裁者也
又詳考補牘以致史職疏臣前有帝皇世系一疏仰祈聖裁
摉取原録詳加叅訂以定信史奉旨寔録体裁自有累朝成

例不必復滋煩議臣忝繹明綸故不敢惧率持無容再瀆陳
臣中夜思維卒旦憬然竊有不得已而陳者則臣崇孝之累
朝寔錄具在未嘗全舉而以我太祖高皇帝二十五子憲宗
純皇帝十有四子其最盛也而寔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
世后若爾神宗昭皇帝十子世宗肅皇帝八子亦最盛也而
寔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母后者為尤及妃嬪公主以至
冠婚大禮莫不燦列昭如雲漢是帝皇系世為成例者也
但我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其世系書法既不能如列聖條析
于編年之中自當挈要提綱統列于總紀之首而臣閱改錄
掛漏殊甚即我皇上聖母孝純皇后並未紀載其餘可知且

臣遡此錄告成之日在皇上元年二月是皇上登大寶既半年矣我朝列聖一帝止生一帝而我皇考一帝而生二帝則為臣子者以原錄總紀之首篇紀皇上龍興之盛事自是千古無兩之美業而改錄不然反舉原錄而刪削為則臣前疏所論列者政謂大改錄與累朝成例有所不合也如果合成例臣又有何言若原錄總紀則世系明備仰祈我皇上試宣取詳覽其是非得失必有瞭然者此臣前疏所謂原錄宜從也乃臣積慮詳訂前疏有未敢深言與未及悉言者以聖明在上臣安敢復隱而不吐以滕猶滋戾其一曰高皇后之祭典宜書也蓋礼莫大于祭々莫重于始祖而國家以八月初

十日高皇后忌辰祭奉先殿先二日奏祭此萬世不祧之廟
制累朝實錄所必書而世宗肅皇帝以是日聖誕議先期受
賀議同日舉行実錄所載尤詳今皇考元年八月初十日奉
先殿行礼弗書也若曰不舉而不書則以皇考之孝敬必無
此失御若曰舉之而不書是以臣子之忍玩陷皇考于廢礼
也且是日初八日孝康皇后之制則書初二日先師孔子之
祭則書而向獨漏于高皇后也其一曰孝端顯皇后之爲嫡
母宜書也夫分莫尊於正嫡而恩莫大于保全当孝靖皇后
封號未加我皇考青宮未定而貴妃觊觎先除之日國本几
危於震撼天心幸托諸坤寧商山之羽翼昔未能轉日而河

洲之貨藥乃可以補天在當日調護之苦心真爲古慈聖之極則乃至今外廷尚論夾輔之功而中宮不言顧復之德即貴妃尚見封后之綸而嫡母不膺其恩勤之勞此真天理所必不可磨而人心所必不容泯者也臣所謂未敢深言者此也又其一曰皇考之冠禮夫冠禮成人之始嘉事之重與婚禮並書累朝可考也況古者天子之子十五而冠而皇考以二十而冠即以二十而婚視列帝嘉禮後期已甚此其危疑衆憾所關特重今何以不書也其一曰皇考之宮未大公主同氣之系視內戚之爲貴與子並書亦累朝可考也蓋古者男女異長以辨內外而皇考本育八女所存三主則寧遜乎

樂安民裕于歸旨肖內也采所係最重今何以不書也此
臣所謂春及忠言者此也凡此皆大經大法典章前務至明
在上臣子所當有言無隱而皇上孝思無窮所當下明詔令
史局者之本錄消也至于當法之宜然宜簡則以列聖在位
多歷年所具于編年既詳則于總紀可約而皇考在位亦是
一月天既不假編年自當詳于總紀此史臣之責臣等已具
揭開臣無容贅讀聖德也臣職在史局所錄十有餘年外無
疆埸汗馬之勞內無民社專城之績惟是討論撰次策編
摩以供史職虛縻廩官故敢不辭數瀆伏祈鑒隱
萬曆邸鈔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皇太子第一十上

即熹宗選侍王氏出神宗以元孫生頒詔天下諭宗藩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第二子生與元孫同母命名由楫四歲薨天啓二年追封簡懷王三十七年七月皇太子第三子生命名由模母選侍王氏八歲薨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皇太子第四子生命名由栩母選侍李氏五歲薨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太子第五子生命名由檢天啓二年封信王母選侍劉氏追封肅靜賢妃

泰昌實錄曰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皇太子第一生子即今上選侍王氏出神宗以元孫生頒詔天下諭宗藩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尊上慈聖徽號是月進封聖母恭妃為皇貴

妃先是羣臣屢請追封皆不允至是以宮闈喜慶大典告成

特諭舉行人情歡悅二月封元孫母王氏為才人時禮部擬

上封號不稱神宗意得諭再議隨出皇明典禮一書內載皇

太子正妾皆封妃次皆稱才人故禮部奉旨定今封十二月

二十八日皇太子第二子生與元孫同母命名由櫸四歲殤

天啓二年追封懷衝王三十七年七月皇太子第三子生命

名由楫母選侍王氏八歲殤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皇太子

第四子生命名由模母選侍李氏五歲殤十二月二十四日

皇太子第五子生命名由檢天啓二年封信王母選侍劉氏

追封貞靜賢妃

慈寧下母孝純皇后生于萬曆壬辰而崩于甲寅七月十九
日享年僅二十有三時帝甫四齡及登極詔曰朕惟慶源有
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闕救疑切
同心恭念具存簡稱然戒聖妣貞靜賢妃芬隆華宗彰肖
令儀徽音風標于女史媺懿早著于宮闈佇宮皇考範我帝
昆葉華萼協粹于連枝而福復各拗于離宮成皇光纘承祧
之業與既駕于濟源遽脫躡若世及之休膺亦深于慘慕歎
幽冥極宜愉追崇正儀協之鴻恭稱述徵之上典庶永無窮
之閟少伸不匱之恩于是禮部上尊謚孝純淵靜慈肅毗天
鍾聖皇后遷祔慶陵

崇禎元年二月初四日皇長子生詔曰朕惟帝王膺天曆而
奉宗祧首重元嗣允隆世緒朕以眇躬嗣位丕基夙夜祗念
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佇昌嗣緒仰慰昭謨茲荷
上帝居歆宗祊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
周氏出中闈剛家胤之先萬國懽元良之秘肆頒滂澤誕敷
多方

崇禎三年二月初十日冊立東宮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大
曆服以安民治莫不首豫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休
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洛垂蕤茲道以昭治
謨朕祗紹丕基統懷付託乃荷皇穹眷佑胤嗣蕃衍長子慈

慎膺託坤元祥鍾震索一中起啟承之頌天人來協應之符昨日文武臣民疏請再三舉行冊禮而朕以子方襁褓謙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震誕彌之月禮官復申前請欽志誠推同遂定於四月式穀吉日祗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授冊寶立慈烺為皇太子以仰紹累業無疆之緒衍啟兆人屬載之情大典告成孫謀同慶

崇禎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冊封第三子為定王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冊封第四子為永王皇女樂安長公主名徽娖

附載

弘治十八年定進玉牒事宜是年四月玉牒成纂修官吉米

淳祐間進玉牒於垂拱殿成朝前此進玉牒于文華殿禮似
未安請改進于奉天殿以致隆重之義禮部請執奏請仍舊
定制唯以録更有旨令內閣大學士録底録入上曰進玉牒
禮儀雖依舊制但事体重大亦詳録以聞所録於命于奉
天殿進
嘉靖十二年九月定皇子名命登玉牒儀注前期一日上詣
太廟謹殿世廟以命皇子名告是日保姆抱皇子于謹身殿
內夫人之敬慎者奉皇子詣殿為觀內妃禮至謹上升座
介殿御乾清宮陞座皇后率麗嬪各具禮服見行四拜禮畢
皇后侍立東面麗妃後保姆抱皇子出自殿內西至殿門擬

皇子於皇后內贊奏曰皇后率妃嬪閻氏敢用吉日祇見皇

子上降座命以制詞進執皇子之右手而賜之名皇后欲對

畢左還授皇子于保姆還殿皇后復率妃嬪四拜畢各還宮

次日上御奉天門降手勅以皇子睿名儀諭禮部行宗人府

上寫玉牒

天府廣紀卷之十二

吏部

吏部在皇城之東承天門下西向設尚書一人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侍郎為之貳其屬初有四部曰總部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後改總部為選部又改選部為文選司司封為驗封司司勳為稽勳司考功仍舊俱稱清吏司四司奉其職皆尚書之政令而部尚書首六卿擬天官冢宰特尊重焉

文選掌天下文吏銓選注缺改調保舉推陞之事以署職試職選授資年 舊以裁革并省兼攝添設注選其繁簡以考其遷除

擬俗違背偽以帶俸添註寄見究以降調除名收錄道以官程
詳吏治以符紋悉人情凡入選題缺品正注擬俱得相先後凡
陞必考滿不待考滿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取旨單推上二人三
品以上九卿次僉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內閣吏部
尚書勅推上二人若四三人至五六人惟上命乃其後制不正
不外調下不內授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屬有族人下避
上條陞亡遷者許執奏納粟為限不得餘府佐州縣不貴
驗封掌封爵襲蔭褒贈吏算之事凡以侯伯勳戚外戚皆準
次劉其文武各徵其忠勞適期乃罪封號以第其世流降除之
等以土流取爽官以誥勅發封贈以追階勳封加贈追尊勵懿

良以蔭叙補任子以等級給散官以考擬差遣以通知訓入
官
稽勲掌勲級名籍喪制之事凡文官五品以上贈授勲官遇
類登之內府有故　開除之凡三年喪解職科奔喪禁短喪論
匿喪欽天監奔喪三月復史母老七十解免弟侍終養更名有
諱役姓無漏役名姓更復必登版
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凡內外官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引
請九年通考奏請大臣不註考京官五品下已亥年考不職者
除名冠帯閑住致仕有善治用者有復職有降調四品上自陳
外官辰戌丑未年考不職若留用者如之內外官有勳業著大

臣自陳下者品其良不肖擬去留聽上王官考察一如京官今爲

庶官一年考選檢二年考數官及流外冗官九年限年過一等

准舉人教官得因選試陞陟無等官京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

其已致仕者不限年諸請薦給贈謚蔭必核其考滿被劾與否

請以議以聞以聞劾罪殿最以辨其庶政績以首罷核實遂以

保衛達代指以紀錄懲惡道以論戒糾飭謝官史

明編啟世浮官人則例

一內閣三員戎四五留回寺演流謝衛之任今又總裁六部

而綠其進點職任至重選缺宜料酌先期求賢等事例于六

部志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少衆緣皇事政以忠休國

知人有各有推補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約共十四五員為一等有缺官代在外任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員內推補仍須論其務繁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陞重難或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苦逸

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五員為一等有缺宜於兩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祭酒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四十餘人內推補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

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
徽蘇松各邊腹巡撫並巡視河道御史共二十三員為一流
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
有只用寺丞等官領敕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
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三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
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陝
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障地方生民為朝廷分憂
今比等官宜于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諳事
中御史郎中左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
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

分巡參者陞署職令其領勑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戎務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陞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留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堂即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户部尚書不為濮等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擇方能久任久任方能練習邊疆究圖撫治得百世之安樂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

一兩京府尹並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十五員為一等俱要用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備諮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遷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

在外巡按以致廷將不常不許盡心事茂其心行雖公廉而
才力不稱者廷改相應職者好貪者訊鞫罷黜如天順年間
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鎡也由布政經陞今若此陞侍
郎副都不為濫等

一翰林院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章制誥修史
職最一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翰林之選然多
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總
取入翰林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
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
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

陜敎宗由主事明儀由知縣蔣轅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詹事春坊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侯進由外郎魏由參政參贊山東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薦陞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爲布政鄒濟歷任春坊後陞知府王翱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戴陽謙由御史改編修後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酒後改除撰羅汝敬由侍讀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選復舊制不拘內外部中職事但有文學素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薦內閣文部

召試此官庶几得人而可備彌補之理矣
一給事中御史當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
非邪正皆惟其所言是听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
惑亂是非邪正不明諸事不小不听其言不為拒諫取謗天
下至于御史又有追擬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
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祖宗朝如天朝由寺正熙甯
由知府左迁陳祈由参議康慶由汝州落職皆陞御史慶
翔王舜年留由教職其凱由州判官皆陞給事又如丁瓚由
主事馬平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而中從改諭
林歐陽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部中是皆惟才所宜不限資

格所以得人而又核其尤着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所以
背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偽者不得混于其中以
感上聰明所以天下常享諫納之福而君上不受拒諫之名
今宜使大臣於內外部官及所選進士中各舉所知如其忠
直公正明識治体者方授此官三年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誠
有益舉刺得宜及超授任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即以久
任超擢卿佐等官其有敢言而言或不切於事体或過激然
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
察其後改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濫參及巡
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綱

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

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司郎中有闕從
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有不稱者即以外
補

一通政司鴻臚寺官等取声音洪亮于本衙門遷轉已有舊
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

一兩京堂上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卿佐
并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
者彼此更調不妨

一在外布按二司官宜只于本地衙門遷轉雖有資格從速

不問臨了總其有甚懸絕不許已着方推鄰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事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省分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

一各道分巡僉事固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改道不常凡巡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猾會猾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皆宜如廣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內奸弊流賊豪猾會捕之有無以為殿最本

司並有進表等項公差止于貼堂副使或分巡各道僉事內差遣其分巡道三年之內不許改差

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深人員內推其才力相應有先陞僉事後加副使當此方其職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攙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並斷訴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問不必改委他官以致权柄不一事体难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于練兵捐益應該動賣等項財物許其措置不動文官錢糧比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亦深勞著者提學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

改調别任不宜姑息

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達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惟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立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歷任臺郎給舍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薦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多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定制知府知州已上司不許擅糺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御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御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修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寔

患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為
者惟圖取查得錢以防速退上為首惟事奔走取名以求升
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逼飢寒多致亂今宜
遵復先朝旧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丁京官七品以上在外
在閣五品以上官内保擧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於
參議僉事同知二州内保擧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豫行撫
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于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縣内保擧堪
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衙首領官内
保擧堪任知縣之人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己之操有過人
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擧主連坐該衙

先能自首則免列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
力不備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饕殘者即時罷黜其稱
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陞四品京堂並布按二
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參政副使稱職知州九年以上者部陞
參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外府同知選同等官知
縣上者三年行取到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次者
明正識治体者選為科道才識優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
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
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心選舉地方遇有盜賊可保無虞
矣一在外知府知州知縣與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令註於

係鄰接近地方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遷庶免其不服水土耳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

吏部之政大約盡之矣臣謹撮列款中萬曆間四名冢宰陸公光祖孫公鑨陳公有年趙公南星一切措施要不出此至萬曆二十一年孫冢宰丕揚始行掣籤崇禎二年王冢宰永光澂務銓政壞而明亦亡矣

附識

鄒忠介元標銓曹紀要序言余為郎簡得事楊襄懋恭閭立楊博大有各落事關多剏立精切以臻完其後如孫清簡

陳恭介陸莊簡蔡奉新啟留平初端潔皆世推爲呂然上饒
當相臣亦就求定故得優游在事餘皆不得安其位置之亦
從孫爲平亂鴻不平上舉鑒其志再召之然竟不得志亦家
卿省各司之來各司省家卿之幹幹猶刑表求者論則幹臣
聯絡一體相爲表裏家卿既不安其位何有各司諸君子余
何不還不老且死也昔三楊在事而畧家鄉十八年歸老營
江簡賦詩有未竟用之嘆使斯親今日參校翠栢亂落淥嘗
明珠碎璧鄉業道窮戚嘆不知何似又起使而畏擾城一原
而在今日撫明又不知何似余不無疑思爲余又推銓收從
有揮之者亦自推之也世法無常我有常無常者變有常當

年不變使人各守其常可生可死何有一官庶几澄清朝列

丁尚寶元薦為曆丁亥京察記事序

今皇帝御極四十有二年大察京朝官者凡其一以星變劉

察前所未計者太宰稱孫清簡　獄　御史大夫稱李襄敏伯溫

三原　純　兩太宰稱孝肅世達溫三原習吉水　司御史大夫稱

海忠介　楊陳恭介有年少宰稱楊止庵時劉洗稱陳莊靖　功

郎稱趙忠毅而是諸計大不平于群論者丁丑季已所悲恢因癸

巳次丁亥次乙巳丁亥借拾遺大條棄賊方矣癸巳皆拾

遺庶僚評意已盡清簡斥矣乙巳借楚事妖書評三原上饒

後之乎不免矣是明為群小報復也閣臣報成基王比部所發

憤洪丁亥陳秀水森張武與陸納費孫陽藏顧淡鍛成詩兒陵
散教于金淡亂發憤於谷已陳給事訊懷劉來為珍兒維武平溪時
發憤於己巳溜居子丞今有一人佳仕籍者身為數人巧於
藏亦故於忘忘悅于消者二十年矣雖然此標也潮紙不消
制伴門諸消議不取則四維裂居于隊口為剛扶元氣
非求勝于小人也說者曰數而內敗不若制之以平夫君子
退之以居于小人退之以小人天下之至平也畫一了今甲
而清議為杖與會此非法就閣臣即右右于甚衛前却門戶
者又一門戶也避門戶者巧而遁之無非無是勢不得不泥
之之為幣也微獨紫可亂朱柳使蔡花亂芥于是乎主計者

之資累更且艱風波日滋險巇乎三原恕王之爭于文法爲
也鈞陽馬文升之嘗于禾蓋其蔡也李廣時已伏之備寧論令
日我一則自城一則箝口劉文泰狀可鮮者若乃縱蔣綵求
寵一堂怨爲首廣成李闇謝尚之端自辛亥始也參參蔡之
机糾衛次之衆陰構陽煽擬必去之大宰懷擴胃覬覦之關
臣主之者二三人而潮喈于羣者又自辛亥始也時何利於
綜紀事者核之疏揭不能半其人亦多不安于心故俏許諱
嘆發若訟然兩造紛列五堂上者處乎參互是非不能求定
矣又況以衆寡強弱分勝負者乎故仍原本寬遺漏若干條
以爲僭辛亥論其世也時南討則史晉江爲政莫江四明范

賀語堂幽默學稱二十年快事嗟此又為平之幸歟

戶部

戶部在來城之東吏部之下而西向設尚書主天下人民戶口田賦征役經費之政令經鹽法邊餉金銀出納之制以贊于天子侍郎為之貳司務照磨檢校典吏勘計以為首領首屬清吏司四曰民部主天下府州縣之圖志以周知其地里古今沿革山川險易田土肥瘠寬狹戶口物產多寡登耗之數曰度支主會計天下存留起運蓄廩祿俸給之需經曰金部主天下漁鹽税課茶鹽罰之折收曰倉部主內税起運倉庾之委積巳上僉[illegible]

曹務繁定爲十三清吏司司各理一布政使司戶口錢谷賦
役課程之事而司分民度金倉爲四科郎中員外主事所添設
繁簡視所司劇易兼直隸府州之貢賦贊尚書邦政爲其職本
以版籍稽賦役以墾荒業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畸零齊細民
以刺野收鰥寡之民以圖帳抑兼并之民以折糴剩米價以平
米均田稅以布帛錢鈔權以桑棗課農官以芻地給馬牧以果
花樹鄉社以讀法厲禁防以給除差復役以珍異備上供以鈔
錠節恩賞以限田裁異端以賜田恤降虜以討關濟水旱以金
谷異賑罰以課程關雜物以關榷市舶材以引由稽茶鹽以權
量和市易以時估約物輸凡歲辦起存漕運開戶折兌此戶司

禁亂宗族淆良賤違者游食有禁毀銷邊錢有禁諸王大臣毋得請常課外閑田宅秋糧司府局作倉所官悉隸焉

閣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在當時所司者教化後世則專財理賦戶口之事

天下田土據諸司職掌載洪武年間田土官民共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零據會典載洪治年間田土官民共六百二十八萬八千五十八頃八十一畝零萬曆年間田土官民共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零崇禎年間田土據會計冊開額見額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零

天下戶口據後湖冊開載洪武中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戶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萬二千二百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萬曆中戶一千六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至天啓崇禎之季荒變相繼市井蕭然版籍不可問矣

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各以丁數多寡為之次

里編為冊一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分派獲不任役者則帶管于
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
賦役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
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其額數則具
于黃冊總于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者夫丁口
之稅則無取焉惟逐年編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係分官
司有所當為隨時起集僱倩事已即休
科則陞降洪武初令田起科係畝官田五升三合五勺民田
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抄
草塌地三合一勺沒官田一斗二升

歲入數額其載在會典者不開據萬曆八年太倉考所載錄

之備考

派剩麥米折銀共二十五萬二百八十五兩

絲綿稅絲農桑絹折色一十三萬一千八百二十一疋二丈

二尺七寸一分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九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兩八錢五分八厘九毫七系

綿布等布折銀共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

府部等衙門隸併米折銀共二萬五千九百八兩二錢

馬草折銀三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兩六錢四分零

京五草場草折銀六萬一百八十兩三錢六分八厘

户口塩鈔銀共四萬六千八百九十七兩八分八釐六毛

薊永昌易遼東五鎮民運改解銀共五十二萬三千八百二
兩五錢三分

各塩運司并各提舉司餘塩塩課稅銀共一百萬一千六百
六十四兩

黄白蠟折銀共六萬八千三百二十四兩八錢

獮人等馬房子粒銀共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五錢七分

備邊地畝銀三萬三千四百九十一兩五錢八分

京衛屯牧地增銀共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兩三錢五分零

崇文門宣課分司納解商稅正餘銀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二

兩一錢六分銅錢一千八百八十七萬七千七百十六文

備外稅銀二千四百二十九兩

張家灣宣課司約解商稅正餘銀二千四百七十九兩二錢

銅錢二百八十八萬七千七百六十二文

河西務鈔關約解商稅正餘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三兩六

錢八分

臨清鈔關約解商稅正餘銀四萬四千七百七兩一錢一分

零

滸墅鈔關約解商稅正餘銀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五錢

六分零

九江鈔關約解商税正餘銀一萬九百九十兩三錢二分零

淮安鈔關約解商税正餘銀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四兩六錢

三分零

揚州鈔關約解商税正餘銀九千六百七十八兩九錢七分

零

北新鈔關約解商税正餘銀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九兩四錢

三釐

茶小香税銀二萬兩

贓罰銀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一十七兩五錢

逃户銀約解三千一十八兩三錢六分三釐

共銀二百八十四萬五千四百八十三兩四錢零銅錢一千一百七十六萬五千四百零

太倉銀庫旧銅新銅數目

崇禎十四年承澤以戶科左給事中巡視太倉銀庫查旧銅額數浙江省額銀二十一萬五千八十二兩五錢九分七厘零江西省額銀一十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四兩六分三厘零福建省額銀一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九兩三錢四分六厘零湖廣省額銀一十八萬九千一百一十二兩六錢二分零河南省額銀五十八萬九千二百八十九兩九錢三分六厘零山東省額銀七十六萬三千五百三十六兩四錢六分零

山西省額銀八萬七十一百七十一兩五錢三分二釐零陜西省額銀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九兩四錢六分六釐零四川省額銀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五十一兩七錢三分九釐零廣東省額銀一十萬九千八百四十七兩五錢八分八釐零廣西省額銀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六兩八錢三分九釐零雲南省額銀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四釐零貴州省額銀一萬七千六百二十上兩八錢四分九釐南直額銀六十一萬三百二十八兩九錢二分五釐北直額銀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兩一錢六分二釐又雜項額銀一十萬四千九百九十三兩九分五釐零各衛額銀三十萬九千八百

八十五兩一錢一分六釐零鹽課額銀一百二萬七千六百八十五兩六錢八分七釐關稅額銀三十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六錢一分三釐是舊額錢糧總而計之不過四百九十六萬八千五十六兩一錢五分四釐合天下商民共為承辦從未見其困也至一加遼餉遂有九百十一二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之多再加練餉遂有六百二十四萬八千八百餘兩之多視原額舊例不啻三四倍矣而所謂勒繳不與焉求潮之私派不與焉猶此人民猶此田土餉加而田日減徵急而民日以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日司計者內寧民食代謝嗣昌在兵部疏加勦餉一百八十萬徵戰兵十二萬為勦賊

之用餉既加陝豫江楚叛兵八萬無仍回籍之兵也又議加練餉七百餘萬將兵劃邊與地而練之集成勁於宮制將練兵復入此仍回籍之兵也勁不成勁練不成練而四海之困窮已甚矣

邊鎮年例餉銀

崇禎二年倉場侍郎南居益疏言按永樂正統之間各邊鎮不過有脩邊銀料之例其京運舊額在薊鎮止五萬兩永鎮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九分密鎮止一萬五千兩昌平易州井陘并無京運遼鎮止一萬兩宣府五萬兩大同五萬兩山西二萬兩延綏十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

固原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分又協濟銀五百八十八
兩八錢二分二厘五毫迄世宗朝除遼宣大山西年發主
客兵銀二十五萬九千餘兩薊州主客兵銀五萬六千五百
餘兩永平四萬八千餘兩密雲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一萬兩
延綏折四主客兵銀二十九萬八千餘兩寧夏主客兵銀四
萬五千兩甘肅主客兵銀二萬二千餘兩固原主兵銀五萬兩
隆慶中又增昌平防秋銀一萬六千餘兩制後又議四川撫
賞及茶馬各衙門贓罰稅課等項改解保寧共固及宣大邊
來小四三關等處准作本年應發年例雖此多寡不一尚
未至十分懸殊也制固覆定經制征剿類係額銀共五萬兩

後增至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當年撫賞之數不與焉今見支又增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二零兩薊鎮原額銀一萬五千兩後增至二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今見支奉減至三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零永鎮原額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後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今見支又增至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零昌鎮原無舊額後增設京運銀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兩今見支又減至一十四萬二百三十二兩零遼鎮原額銀一萬兩開後本折歲用銀四十一萬七千八百餘兩後又增至五十二萬兩自萬曆四十六年發難始議新餉其銀應為部支奉本部題奉欽依

每年正帮新庫銀二十萬兩易鎮先止河南山東扣送太倉粮價抵作客兵年例銀二萬八千餘兩後增至五萬九千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餘兩宣府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餘兩大同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三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五萬六千三十餘兩山西原額銀二萬兩後增至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延綏原額銀十萬兩後增至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寧夏原額銀四萬兩後增至五

萬二百五十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甘肅原額銀六萬兩後減至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固原原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後增至六萬一百三十二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零又萬曆四十二年下馬關仍兵買馬立左右正兵四营歲支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以上除遼東一鎮見今增數不開但據太倉考經制與原額較內除甘肅一鎮稍減其餘十三鎮俱增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今再以見支與經制較內除密云昌平宣府山西四鎮稍減其餘九鎮又增銀五十五萬四千四

十餘兩是也蓋之政大格而不行故主客兵餉盡改為年例辛柳備禦日煩募選日增不如此不足以為四裔之守耶在各邊鎮計口授食必自有說但朝廷出入祇有此數入者几何出者無算又何怪年例之拖欠無情也合營馬草料餉文兩院月俸共增銀六十六萬餘兩矣

太倉京支銀數

崇禎二年倉場南居益疏言在京各衙門如宗人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大太常太僕光祿尚寶六科十三道國子監中書行人鴻臚寺欽天監上林苑監順天府宛大二縣自公侯駙馬伯及錦衣旗手等衛指揮經歷暨各衙門監

吏各俸銀雖陞迁名數時為增減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每歲約支銀十四五萬餘兩惟太醫院旧制院使一員院判二員吏目十員御醫十員惠民局生藥庫大使副使各二員連醫士共止一百一十員名沿至萬曆年間官醫已增至三百二十三員名迨天啓年間增添日多及至崇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員但各查每年見支俸銀三千三十一兩零比萬曆四十六年歲支已多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文思院旧制大使一員副使二員洪熙元年添註大使副使六員後仍裁革其匠役名數俱不甚煩雜至萬曆年間官匠已增至七百六十三員名迨至天啓年間增設日多及崇禎元年官匠

共計三千一百九十八員名今但照應年見支俸銀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兩零比萬曆四十六年每歲更已多銀二萬七千四百九十餘兩若較祖制各不啻數倍詢懸究何關于有無之數哉其餘京衛布花太倉寺小麥光祿寺菜品內字庫綿花絨扶天鵝曆日杖片惜薪司柴炭甲丈司芝尚召買京淨兩京作召買黑菉豆谷草價又煮豆鹽醬糖醋供用庫召買正旦元宵端陽中秋三節并御香蠟價光祿寺織染九工二部當夜折糊兵部暗紙鞍大廣盈庫巷衣絹色內簡神樂觀樂舞生布絹小麥黃豆芝麻折銀光祿寺廚役冬衣折銀器皿碗小麥尚薪司炭餅糯米價內官監召買稻草價外供

用庫召買黃蠟並各草價太常寺祭祀犧牲陵寢樹園公廨
馴馬造掮及會試合用米麥折價召商造冊金關承運庫
御用監供用庫丁字庫凡遇吉凶典禮過賞金珠香蠟絹緞
備各衛軍作俸恤各倉故官錦衣衛軍官馬匹草料折銀人
將軍馬匹草料又禁兵春秋二操口糧入衛營家丁鹽菜馬
匹草料錦衣衛禁兵冬衣糧折手通州等衛馬匹草料草折銀
定慶陵做工盔甲銀米糧兩祭祀各倉等搬運斛修理閘河各
衛門工食公費三千營鹽菜并黃口三大營勇士四衛營
糧草折銀經紀營兵石數師匠口糧山東河南班軍口糧犒賞
選鋒營官兵并馬匹料草冬衣紅盔襖工食等銀訓練營

并通州三標營旗菜草總督府衙門劄條三大營旗菜草料行
糧銀各衛所新兵月糧訓總兵參丁旗菜料草三大營營旗
邊林營口糧草料銀各衛所月糧折色等項銀增減不一應
歲約支銀四十五六萬兩迄今有見在停止者有無容稽覈
者及與禮條斧不時營辦數多程難預定而求折籌其數須
分隸諸折合行另案外惟是三大營馬匹草料銀萬曆年閒
歲支銀八萬七千餘兩至天啓三年遂增至一十八萬四千
餘兩迨天啓七年雖經少減尚計一十六萬四千五百餘兩
查舊例每馬一匹月支草料銀五錢六分後議每馬月支銀
八錢六分及遼餉題增全馬振武營添馬六百匹遂比舊例

歲增銀八萬餘兩矣

會計

嘉靖中戶部尚書潘潢疏言國家財賦固計總于戶部諸下每歲終會計成錄進覽一曰歲派二曰歲收一曰歲支一曰歲儲總數會其畧數數推其詳大率一年以歲徵為定額如歲收少于歲徵則拖欠可查歲支多于歲徵則樽節可計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究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比歲徵數少則計本年餘剩若干收支既明歲儲虛實自見部為次年歲派定數通融節縮之計由是財用可節冗費自節誠我皇上中興太平之一助也

萬曆五年大學士張居正疏言次蒙發下票擬本內有戶部進呈御覽揭帖一本臣等看得內載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查近承納雜稅道庚賠等項毛零奏總寄在其中從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蓄藏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核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奸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所積稍有盈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

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
萬矣聞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
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稍少又因次長省取用及湊補
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
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
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
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
漸減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
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有者也
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庫所在皆虛無可措取欲取之于民

則百姓血膏以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所出天下之
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用自足伏望將該部
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
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費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
于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不匱而民力亦稍以少寬
也

本計

崇禎二年給事中吳執御疏言理財必本經術臣竊觀今日
國勢民情無如理財為急今諸臣為苟且之計者無不謂此

可做此以自劾至劉大夏之治淮亂民亂泰哉光祿供諸也
歲省費錢八十餘萬趙璜因正德中歲派料價逋還以
弘治前成例而裁之也所省歲費亦不下數萬夫國家之經
費有限而濫冗弊浸漸生其中主計者苟留心樽節此二者
非其標的乎故計臣治大農經術以急濟時務為主為節縮
興諸臣當〻求所以補救之方臣愚謂大約以固本厚基
為約至計以酌羨濟盈為權臣知九州之大四海之廣賦稅
較以作皇上外府定然猶慮不足者矣若夫加派捐輸搜括
者職司不能無缺而近歲保河六府之役也臣見太僕寺尚
帝闕恩建業鎮江寧國諸府為京師畿郡故應行蠲恤其田

於百世何可哀江淮之民盡淫蕩耶歟但此其實試係同
六府又奕世為皇上拱神京省也其地多沙磧原隰而土不
同判不來多故歲歉之漢十室而九空此二十二萬餘畝加
之原無益於山東戎之又何損于涓埃哉其餘猶所望上與
封臣通定年限庶百姓稍息肩有期而幽遐之微未獲解矣
全捐仍按條一省右准為訓夫至于開墾有心一州一縣背
甚至減則攤派何殊為非至為酷人民何能舉以滋縣已招
民而以臣之為患愈顧忍不救之論者難更據擴原有欺須
實為橫取臣為猶都縣之間步弊有餘以防不足劑王賦不
先按探先列此是足以原度支之額否臣訪洪武三年戶部

時多事故不得不出於權宜辦法目前既不能遠引唐虞三
代請舉明宗朝多事者一折之可以臣考永樂初年以降迄
之後府庫空虛一時賜賚所在大封親藩而又朝集諸侯論
辦大興土木而安南之役有營建京兆宮殿之役有以爲〻
計而戶臣夏原吉殫力經營未嘗告乏與今日之多事相似
是予今諸臣爲權宜之說者又無不謂此時代當財斂不
得不出于苟且臣切謂天下之大未嘗窮而天下之財未窮
竭也惟大吏計省自爲出入之計剝而歸諸皮附毛今
比屢叅〻徵〻府庫之所以用虛衆流之所以竭也臣謂之
仲尼曰上時曰節用此兩言皆已甚不理財大病矣志從後

法生財之大者諸臣類已言之皇上業已行之臣固無容贅
惟考祖宗時有曾棨者為汜水縣典史也從事役勤於墾荒
督女工時履鄉村課氏望見田以坎谷變代林木以勝時貨
無非桑紡織非桑者皆設遞償之行之三年當有積貯焉然
俞之以其羨餘遂縱以修備逆夫實無典史微矣群心斂身
有嚴身之效非自典史以上何官不可做此以自効乎陳再
之之服種綾延也閩边耕稼祭祀採木不期月省嘗二十七
萬桑株之延穗宗府也今復省官田之荒墾田積粮以給
餘歲計戰馬一千八百餘匹修之塘七百餘所非所臣省治
兵非不稱雖而其理財又非非凡為巡撫省若边者腹裡不

請論蘇州正臣逋稅罪言皇帝云蘇州積欠兩年民困可知
守遠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竭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
生產不可得矣職又聞宋英熙寧時蘇湖元有饑以羨餘
進者英宗不省詔留于郡縣前蓄餘一進他日饑饉無所取
給哉世君臣無一念不為撫民計亦無一念不為先事計此
真可作今日龜鑑則皇上懲貪前禁羨之令無日不下而有司
不肖究借捐輸以為辭尚賜罷之諸凡郡縣詳報不洗腸滌
胃以自干參起淨今天下邊腹多僕臣亦與知但以天地財
源無一不出于民故理財自理民始民裕而財自裕財匱而
賦自足不然皇上試問諸臣今奏香閣何以不責其輸正賦

且欲請釋諸餉了無可歷之日乎
崇禎三年御史吳履中論加派疏從者議增加派矣皇上深
々於以賦加民困為念至仁也知向來急催科發各剩餉事
例裁扣款皆不得已而為之臣下遵以共心力全用於此百
姓遂以皇上所急求在乎此而怨責凡不已乎天下矣國家
歲入計一千四百六十餘萬而遼餉五百萬不與焉摘所剔
贓事例等項鹽課稅捐新增復不下數百萬而尚不足則矣
縱于天下之外再得一天下之物力以取其盈乎臣按財之
生數至此已極自有兵事以來取諸民者已溢于制而繳忠
貲搜括之術復無所不至以至今日其皮骨盡之時不堪加

欲不可行而維持更出緩不惟閣之苦于無術而節之尤病其失經如青餘優更歲不過十數林然志養士氣消此一線而併去之何以為勸士之稍息快工食猶省之有謀乃以參索而併裁之彼安能甚窘泰公而不至檢視百姓也凡為此者皆權宜苟且之計非盛世所宜有忘此時非國家得忘之秋難衛者將兵來船勞逼遠計以傳戍功但宜為國家計當稍振京訓練士卒同察邊情疾烽火整器械練斥堠以備之兵精則不必務多御者則不爭時資官錢之泛冗以上作生聚十年教訓望上春秋鼎盛如日方昇慮深遠致久遠成治何必計旦夕之功竭天下之力以事一隅惠民之新將盡

非患未寧內無烽燧何以慮之若淡然與民共固結人心以為久安長治之圖進取恢復之本此安市民生府強弱係於之勢未必非天心所眷結以與皇上惕悱者也

屯制

司農蒲滿口臣竊惟屯田紅牌事例因觀祖宗法意大都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爲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世事漸興兵多修邊屯種漸廢乃因地散糧可勸改給于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用始不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而軍

將倉糧借而民始困祖宗屯田之法至此弊矣夫國初餘糧
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屯軍收糧斛給無擾運守屯之費
雜米支糧亦近便簡易無有侵牟欺隱之弊及徵糧于官倉
乃在府州會城去屯遙遠有至數百里者又立催糧總甲加
數人役軍人赴倉交糧往返益遠于是攬運守候之費從亦
欺隱之弊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容六七人乃始仰給內
帑而有逃亡愈多請乞斷仍消河紛亦不能給則其弊極矣
今臣所議屯田法固軍人以支納為重照其有動之累益為
簡易之條件既不納糧于官官亦不給糧于軍則復祖宗屯
種之制令府縣之法而在官之省什三在兵之利十八難

不能十人之田券十五人應亦几十人之田券十人矣比
今二十人之田券六七人者其利益隱蔽也臣嘗呼忌捉田
察其疾苦詳其衣食皆以佃之納粮于官大率十五六斗總
納一石其麥粮于官則一石止得一二斗今得此百畝之田
無催呼追勒之擾科任附益之費計種一二十畝可得花利
六七石餘八十餘畝佃人分粮可得二十餘石少亦不下十
七八石是嘗有二十餘石之利衣食有賴俯仰無憂矣故田
在軍之利十八又改取麥粮之冊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
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合計一軍止免納粮六石合八斗
六斗對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一萬軍可省四萬八千石故

日在官之省十三此皆于丈紗之間御史撫巡守庫之漸半
其役作欺隱之弊奮諸豪猾奸宄之手而歸之官與半省也
崇禎十年四月以孫傳庭為陝西巡撫而煞制設之其綱令
自搢紳　撫西安上流士將為欣躍洪武年間每年額地
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盡行收貯本倉以作糧
教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家屬俸餉不煩轉輸而倉糧
充足矣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洪茨不忘也在永樂二十年作奉
詔減免餘糧六石照依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接支法尚未
衆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免給本軍充餉遂納免支
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

粮六石改為正粮一并免罪又細所定粮既不入倉之地凡
至秋虜遁可免法矣陝西省下旧四衛因撒行西安府推官
王惠頻請查除名復衛名隷本府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各地
查明刷去准令推情定法按地起課所貴辦于見今承種之
人每下地一頃粮徵十八石中地量免三石下地又免三石
每石折銀八錢總計三衛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八頃
零徵銀二萬五千餘兩竟未見從然不無然利安不叶斷以
遂因循不加詳以應可道就上之使袁之編除并保業毓云
臣實現案之諸臣撫照以郡縣制弱抜戮世撤其綱請以三
輔並師又天祥請以四關分都統制令非常之事原不可槩

閑無衛所省高粱帝所以修郡縣之倫也事久寢廢虛糜廩稍今宜清稽覈軍既副世職兵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特令大典臣議一省衛所許其徹併莊僚收其屯糧互相應副以壯干城時不能用

鹽法

天下鹽課雖西北為多浙淮之蘇淮淮之福建無過蓋以浙無邊地河南為無邊宿以北有安所廣為蒙之最迥遠則無總計天下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歲辨引額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引每引五百五十斤多至觔以下照例剩設五兩之上照其等律照擬初制每引納銀八分零一

十五年商人納粟于邊又從于揚州守支之苦嚴禁餘鹽家不得作商利一切清理以絕之私賣照亂者處死邊了給以潤地竈場盡引鹽工本鈔二貫五百以其補役存額自來叙狀之不以鹽筴上以附利柄故鹽法行自正統末有常股存積之法常股八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警不之急倍費開中越次支放又引鹽日滯鹽日賤而鹽法大壞比出粟而為足不足之基不而之流弊于是益地今其他館皆通而退卑市大累煙其孫首戶部尚書葉淇允其請看川割作濟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疏云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

所入止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于鹽策兩淮歲解六
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八萬兩浙十七萬福建二萬
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千各有奇除河東十二萬乃川陝鹽
課雖不解太倉併其數寔無該鹽課二百四十餘萬兩
入各邊商所中鹽糧只淮浙長蘆共該止六十餘萬而餘鹽
課鹽銀二項併日頻新添計之歲有二百餘萬之數歲充
不缺頻年令民賦停補邊計猶少二十餘萬乃今竟何也
蓋成弘鹽法自正德迄今凡三變而今竟其正鹽本年消副
正為淮鹽大壞至嘉靖利併為收鹽之法以鈔之嘉靖末年
鄢懋卿增行引三十五萬淮鹽復大壞至隆慶初年感問識

倣小販之法以疏之迄今十餘年來私梟橫行淮鹽復爲大
壅滯求復倣小販之法即求所以疏之之法然不揣冒謂今日
兩淮鹽法宜以急救二字爲主以急救權制爲經以正行見
引附疏積引爲緯目以頒關引目次行小販欲請人已未爲
方略頒關引同所以行新引也引行小販所以疏積引也見
行正引而帶疏積引如見倣正試而帶散風遁所以復綱制
也綱制而復二字無疑云司無而同計然久疏新引之利人
人所操積而爭趨者指定田引目積無法疏通則併新引
之利而損之今有法于此今將新引之學見而又併諸舊引
之微貨人其合諸舊引新引皆以一字合併而行其利本

者少而其獲利者多故積弊漸流而新弊與余搭之處紛
歲行而遲引與不售之壞也
崇禎十一年工部侍郎張慎言疏云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
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於兩浙乃其要領則
可一言而盡曰與商而已猶之足賦者在地之利欲其地
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其利欲得農之情而獨力在
夫農之與鹽法亦然欲鹽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亦惟商
之為故鹽政者不必官別求以疏銷之法即以行鹽之法仍
由商之商若何而作若何而可以經久若何而可私販不禁
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猾輩但去其太甚使之

樂而喜從東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綱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凡倍于曩時其後先既效而世振竟用是小啟人言而去已定矣其所謂綱法者臣不知其詳然詢之父老必有能言之者此時世振為官另設于經收之外得令運使收而核其價今欲又提綱于上訪世振之法而斟酌之不必另設一官足矣

擬遵袁世振綱法　今查淮南綱于綱中消淹餘引之數凡三十八綱該有二百六十餘萬引內除消乏者綱六十餘萬引其遞數僅有二百萬請酌本道劑心極慮為衆引設

為綱法運照塩院紅字簿挨順序刊定一冊分為十綱匪
綱未定納通餘長者總二十萬引以聖德超千古皇風翔九
圍十字編為綱號每年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行舊引
者止于收舊引本息而不令有新引拖累之苦行新引者止
于收新引拖帶而更不照舊引套搭之患而不相涉公濟其
利然今丁巳年為第一聖字綱應行舊引之年止令行本綱
二十萬舊引不令行新引一張其新引派于淮南者凡以十
八萬六千五百九十六引却分派于九綱共行之又加以搭
割附綱十餘萬引匪正綱算派新引五萬一千二百引附綱
算派新引六萬五千六百引是在何也以四千八萬有零新

引而責行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令止以四十八萬有零新引
而散行于二百餘萬起課之商焉在貧窮之中者既不苦于
力量之難支其在富饒之外者又不苦于冷坐而難待至明
年戊午年為第二總守綱應行舊引之年亦止令行舊引不
行新引都令第三起守綱以至第一冬守九綱發附綱照窩
數派行新引己未以後俱照此行從此以往至行丙寅凡九
年而各引各淨即將帶徵之引是年亦不知令漸加新引以補
淮北暫停新引之數此十年綱冊自今剔定以後即為定額
剔永永百年應為萬本每年照冊上舊額派行新引其冊上
無名者又難濫攙入而定之分案此法至極易至明白至

公普天饒益利無不收弊無不除不待行之數年而即今蒙
法已一旦豁然大通矣若行於數年之後不但歲額無恃可
以漸爲增加即逆使庫中亦從此大有餘積矣昔人論行鈔
法惟利民知取予謂知所以取民不怨所知以予民不乏也
今兩淮數十年來所以征商者稍急之而謗怨叢至稍緩之
而隨缺多矣取予之謂何

鈔關

弘治中禮部侍郎倪岳請從鈔關舊例疏祖宗舊制各設有
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衣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
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損若商稅徵亦未見其治難盡

通州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
有不才隨加罪遣故非親閱熟知之人則不敢在閣中求劾
擬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户部官員出理該缺其制皆不齊
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風力奪常當而不覺錙銖必較
法之外人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客商剝削使乎哭於次見者
供懋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鹽官視為賓客巡按官
待以顏禮是以肆無忌憚貪殘詐何以致近年來商懼征
求多致商船棄業此豈祖宗設置鹽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
伏望聖明俯察民隱將前該部停以新例盡復舊制仍敕嚴
巡鹽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

斷庶凡人心快悅懽声滿野而天意可回矣

嘉靖七年戶部尚書梁材鈔關禁革積弊本部議得各鈔關

委官自文書到日爲始於附近府州縣內行委佐貳官一員

與同檢鈔人役查收鈔錢不必另刷號紙就將原立循環文

簿一扇交府州縣委官令收過錢鈔照同各役從實登記每

半季查見在進收并將文簿二扇即時親賚赴府作速下照欵

填註明白錢鈔數目發府州縣收貯等候解部補進差滿之

日仍將循環簿三扇應存留備照解部俱照舊施行如此而猶

有不能廉潔不惜名檢者是亦不遵之徒所本部指實參行

吏部不時考察即時參究以示懲戒至于息錢附于書後等

項所各該有司通編照常額徵不許自行收取又擾致生
擱擾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猾充當及各項作弊情由該司
呈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柴木等用
物件不得一槩混抽嘉靖七年本部題奉聖旨是各鈔關收
受商稅船料錢鈔多寡嚴禁而猾吏不能盡除害官商亦多
苛刻取盈待來多照令後務要嚴戒禁約去要加刻防範
察如所有貪縱不法行徑的依部奏便參行吏部不時考察
就行照驗
崇禎二年戶部開報鈔關新舊額數南北稅關凡入額舊額
有新增查其新增原額四萬天啟元年加增二萬天啟五年

加增一萬共八萬兩滸墅關原額四萬八千天啓二年加增二萬二千五百天啓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七千五百兩九江關原額二萬五千有奇天啓元年加增一萬二千五百有奇天啓五年加增二萬共五萬七千五百餘兩淮安關原額二萬二千天啟元年加增七千六百兩有奇天啓五年加增一萬五千共四萬五千六百兩揚州關原額一萬二千天啓元年加增二千六百兩天啓五年加增一萬共二萬五千六百兩臨清關原額八萬三千八百兩河西務原額四萬六千兩以上二關并無加增因解不足額臨清議減二萬兩河西務議減一萬四千兩總割於崇禎初年崇文門原額六

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今天啓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九千九百二十九兩此舊額與新增之數也

崇禎十四年保舉推差踦以邊事方殷軍儲告急司農補苴無措官胥侵沒公私而蠹弊最深侵蝕最甚者無如榷關各關舊有額稅近以邊餉等餉少有增加總取盈于羨餘非皆求于商旅少婪官奸胥濫科充橐假公濟私朝廷當加警之虛名司關專侵牟之橐利商販困而業足餉會議復實為蠹國病商深可痛恨以後各關差缺南北工戶二部不必拘定司屬循例差委著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及在外督撫總諮各參堂清之官不拘係何職銜在京部各衙門司屬中行

評濟等官在外如經司府佐雜知等官但係行已端潔清勤
無染之人此其坐名保舉授以稽查加意澄汰別其俟年滿
所入不限日期分文登簿詳部充餉不另派剋賞分毛攸累
斛之滋數目饒亦除騷擾清單仍嚴禁飭以備餘羨之用
係奉官一體加陞如仍積任苛斂徒侵求蠹亦仍饒私索者
各該總捕體訪得實即從叅以憑重治係本官一體連坐其
從前已任之官既經考試皆不退究除臨清河西務照舊差
委伏盜平另議外其北新滸墅蕪湖九江荊杭等處俱遇缺
出即另衆議用仍准帶銜御者受該部考試其未奉旨
户工工部會議具奏

積貯

吳世忠論常平日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社存于後世自今觀之莫善于常平次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借貸其弊為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民多從其備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煩及其還也里胥必詐與貧民通而許為詭詞貧民以甘與里胥而視為虛數前者獲利後者被尤將斂散之粟其存者無幾矣其又甚者有借止一石或借至十數石而不足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丁亦細民有寧賣子女甚流徙而不肯親倉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

故粟揭于官有出而無入約其於民有借而無還其弊必至
廢而後已此義倉之弊也當平則不然豐年谷賤則增價而
糴以為備兇歲谷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飢俯糴者與之而無
所豫受糴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周而其本不仆故公私
兩便今誠困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斷粟
爲道里遠近以立倉時豐而糴委之于鄉民而計其數時出
而糶隱之以廉吏而主其簿糴不出一人不過一石而又嚴
爲之處民爲之法使所糴皆鄉民而富者無所侵焉斯可矣
或曰義倉之行飢者可從予而常平之設必轉貿糴本而
粟始可得也其轉貿之際安知富人之不出貨而斂收之際

又安知當人之不復濫乎臣應之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為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起於漢義倉盛於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少常平屢廢而猶存義倉時起而即廢至宋于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竟闕焉亦足明其法之未善矣

潘潢積谷疏曰查得先該户部咨行天下府州縣官各照里社積谷備荒立格勸懲不為不密但如今一小縣十里之地三年之間不問貧富豐凶槩令積谷萬五千石限數既多責致太速以致中才刻削取盈貪夫因緣為利往往歛未及亂民已坐斃况遇凶荒公私俱竭為閭愈甚匿閉田野蕭鄙皆

財之本也溝洫倉庫者財之末也無其聚民精富以足倉儲孰與盡力溝洫以興水利者采備米予賑濟淅米所至桑野極目滿條惟見有陂塘遶田苗茂蔚然以異于豐歉于是益歎水利不可不修請使遍行各沿陂塘流聞可以永無流離饑荒之患國家可以永無蠲賑貸之費此則救荒不如講水利明效大驗之可見者今無本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御史申明憲綱督飭所屬凡境內應有圩岸灘堤圳決陂塘溝渠應整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潦毋致失時有傷禾稼及因而擾害于民庶幾終補將流弊究深備細緣由開報御史交總督水利官員不時巡歷勘驗如有

申報不實及隄久不修、不究圍佔因而害民者並為不職從實挨勘施行過該年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升職為民興利如白起淀鄭鄭國開渠之利者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司亦照所轄究壞多寡分數定擬陞降一体旌別其入分紙筒贖罪贓罰銀錢酒錢引契魚鹽茶酒等稅不係解部者悉如御史王重賢等所言盡數糴谷入倉備賑不許分外分毫科罰侵耗庶几藏富于民因地之利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官于所積積于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有用此道矣

糾劾

崇禎八年御史鄧啓陳民瘼未除流亡開造宜予照籍賦為

司馬懿以軍法戮真子僕左推薦周峯為尚書峯即新措不
應選貪污若令户部尚書侯恂舉臣滑也臣為國忘私不避
古人寧敢三緘請述數其罪可乎大學稱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夫子三千之徒其鳴鼓而攻者惟有冉求然誠亦
子稱三王兆將惟務究在信則有讒從言姦賢惡害利之人
如此其至也自流賊發難以來於今六年而無地洛各今皆
之烈所至之處民無不望風相迎甚有望其來而恐其不來
者何以故則困于徵斂與其飢死不如盜死計秦有賊隨闖
處之扶戮寧為萬萬此萬萬之命誰殺之恂殺之也非一也
流寇平日之出沒匪揭金陵耳聞聽之潤餘賊亦稔知無

參方劉翔州所戲之窮民遠几百里相邀與以攜接戲其家
屬翁棋燕燕無兵于是戲逆擲柔攏叔衆動逼陛試問訓　於
祥雲光一月化作燦爛尚酥之也罪二也祖陵既震成惶望
怀在外謠匪方勢千撤計相揣傳遍內外廷頸企縲仰慈宥
之詔令而惕且勸江浙吳楚冬楚扶住係帶罪使伏伏覩所
之危幼禽於寬臨之日何有此悄看之喪戴與為之不免罪
三也人才消天地之所鍾毓祖宗之所培植將之衰服於之
甚焉今海內科甲孫來尔今細之所學此之所行謂肖不以
樹子為收看而惆不論地方不分多叔叢為呑罰放衙官之
花矣紫殺從官武從方之婚娠罪及子今有七八年不得行

諭省有降至二三十級者於是即飭刑部集議立賢不得不化為頑梗狼虎之輩使海內之人才隸于參罰之前醇悍四也諺曰利不可不變法又曰知有作法怒者制為苛細尚通惜者精通未世採探求證法千年方奉抒遵循理故一變法而人信從恂不學無術妄意修更不規流理之用懲疑取盈之類舊案積至十年盈千兩須俟稽紙上之處易損廉小之廷難諭商人懲怨哉道司計撥未成脫稱自詫曰立法精通從其遲滯扦非擬求罪五也並上諭嚴禁有賄賂之內外諸臣無不洗心滌慮搁陽能考成陰規厚利者滿要無參罰者選叢無參罰者亦撥根那能就急戒已解司府以來刑者或

止丈二三十兩者差役費之入京道里且長往返經歷不得不稍資津補又欲題關催趲事不得不稍資倚亂杜救所謂不敢言而敢怨者也罪六也其他刑有矜准錄減有司分費刑杖太甚又其餘矣此等陛之朝一日則釀亂一日一時則釀亂一時今望上明正典刑例其罪狀布告天下流傳聞之有不投戈解散百姓聞之有不呼慶更生臣不信也

崇禎十七年正月給事中光時亨王章逆訴流原見同宗深承澤流內有求望上下罪己之詔一款意極切直此誠今日救亂為治第一要務也以古帝王之質擴深于四海之用必責大省躬之事故罪己而興發弱罰三代而後惟漢諸最

若燕汲承泰躰事必史非故其諸所擬令造今請之猶可想
見當日規模弘遠令陛下聖明天縱亦何罪之與有臣以為
蘇于有誤陛下者其罪寔不容不論矣人已往而是非宜闡
矣人見存而賞罰宜當臣敢揭為緣指之孰為綜錮之加以
致汽渴夫當闕兵亂于抽募者孰為撫綏之說以致嶮鄰
乎中原人皆為觸賊者乎孰謂款敵之議以啟邊隙因而鄰
乎幾士為之悵心奮乎死信義於歸以從入鎮情從之終
原遂貽淨遠派注之歷漸潤門椅角之勢者乎孰鑿挖河堤
以致汴城億萬化為魚鱉及闕前功俸當之門為觀瀟遊地
之於者乎孰為制科可應以致纔師致慮將士生心亦令武

斤斤蔣文臣緒文臣欽文臣仍遵其故智無所不至者乎
孰為加等之條以致刑名日濫受獄僅發卽令明說律之議
清獄謀倖刑議者非猶得明說因思前未編者予此輩奸謀
啓紫苛刻相因樹其說者有主然之死反遂其奸計無不投
之陷阱甚至尤而效之使風憲大臣倖殺人媚人之衣缽以
偭棄法簡亂伏逆叢違如兒女戲之伎倆以遂制剝奪陰
足以挹外邦之勢舍其足以兆干戈緝捕足以生瘡痛乖忤足以
致天變反復足以長小人之其時或不有小惠小信小功小
利以互相欺詐而不知其為害而據者以于鬻封祿貪繼進
注者甚于蕩滅福以戕財天災內神怒人怨皆此輩日漸月

祭之所為陛下試一回思十六年來誤國諸奸歷歷如睹伏乞聖明示商廷臣詳酌姓名款定一案大誥中外使曉然知禍亂所自起諸奸羅案明而陛下之聖德益彰將綸新佈九深各省黎必感而泣下并赤子必悔而返以有康泰天下認猶能動人若彼何況英謀睿斷迥出尋常萬萬者乎從來是非不兩立賞罰必並舉陛下先行此案奸誅亂以杜後患之禁立旋及于挽滯洗滌以收失志之豪傑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誅逆除凶而天下歸心者此之謂矣夫遏亂有大數之首大亂亂之所在不可失也